



象山先生全集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

某效職如昨皆依大庇子城土工歲前畢事包砌東北一隅猶未周浹見輒已盡鄉蒙台旨令自致買名銀之請今方圖之俟得消息當逐一稟聞也通廟堂朝士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就可壯邊城之勢常平倉庫如在枕上矣計必蒙垂念也去冬少雨此間幸得雪頗大麥今甚秀正月尾又得薄雪比來殊未有雨意園蔬甚渴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

冬得家書謂江東西秋穫稻皆虛耗民多流移此間
却無是患目今皆熙熙但和糴與租米亦皆不如常
歲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覺耳商稅權酷
皆虧於往時稍詢旁郡往往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
來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
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變而通之者必有其道
斷願承教不敢爲累牘之禮以溷記史當蒙亮恕

二

屬承手翰風誼凜然三復之餘益深降歎魯欲使樂
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孟子所喜亦曰

君將蒙其益民將被其澤道將行於時而已某前日
贊喜之牘竊自附於此固知外物不足爲賢者輕重
也歸正人伊信者常至庭備諭以賢監司宣布聖朝
恩德之意見其衣服藍縷因薄賙之今不復叫呼矣
其類有二三人相次陳乞計次第關聞也使革過此
時有一陳狀者乃長林係官畫匠後自知理曲復藏
避不欲迫追以開其自新之路近方出頭喻之以理
令下當陽與其嫂行踏田界旦晚即申聞其詳簿書
捐絕官府通弊是間僻左忽略尤甚公私文書類難
稽考鄉來郡中公案只寄收軍資庫中間嘗置架閣

庫元無成規殆爲虛說近方令諸案就軍資庫各檢尋本案文字收附架閣庫隨在亡登諸其籍庶有稽考若去秋以來文案全不容漏脫矣使臺所索屈彥誠公案申發已久續索所毀公據斷由以不曾啓縣封不知在不尋呼縣吏問之果不在其中責令搜求累日不得即追薛諒劉習問之薛諒老病扶杖出頭勢必撞輿而後可前劉習自陳初不與事薛諒亦云省憶追屈氏公據斷由時里正是吳文海非是劉習後追到吳文海果無異辭然謂當時已追到官薛諒亦云省憶得當時二文公據斷由皆已附案今若不

在乃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發人親監縣吏倒架搜尋得斷由一截然情理尚可考公據則竟不在今且發斷由去一二人皆知責俟命若不妨裁斷得免解其人尤幸比來訟牒益寡有無以旬計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第積年之訟尚有六七事未竟此數事日已決三事勢不復起矣如靳榮屈彥誠二事旦莫必決餘二事亦皆諭之以理使自和解未知能從否要亦在旬日當決過社節來屢得雨高田皆可耕每多夜雨農者之占以爲必稔未知果驗否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有則立獲前政有二盜未

獲今巡尉亦皆是後任者憲臺督責常文父已因循
近乃押至其辭加峻此盜在當時即已遠逝今固無
可得之理當時巡尉已逖責罷去久矣今巡尉一人
且將滿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以前任不可得之賊
行移如此似亦非宜此間平時爲害之盜今盡捕獲
能爲盜之人與常停盜之家皆以密籍在此苟有盜
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剽奪於道路者近獲二人已斷
配一人一人見在獄鄉來稟聞當陽界內有六七輩
打奪人錢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斷配今日
之無盜大抵以此憲臺輒駁下此案令檢斷去析其

所駁之說無道理比間檢斷官具析之文條理粲然
謾令錄呈得一過目幸甚又有大囚其犯乃在某未
到任時到此未久即見一人來投牒乃被人殺之家
訟當陽勘囚情節未盡觀其辭即知其爲健訟者已
而聞之果無狀之人以好訟不已常遭徒刑矣即判
送當陽縣令從公盡情根勘不得稍有鹵莽沈宰亦
在郡某亦常摘其詞中所訟與相反覆沈宰謂大囚
在獄只得盡情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
吏手觀沈宰序說本末果皆不苟及其解本軍軍院
猶研究有節目未盡者竟追縣吏斷遣今奏案上矣

健訟之人自憲使之至即投牒於憲臺計其投牒之日乃在此間奏上之後憲臺遂索案比既奏又先申憲矣然既索案只合發往前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且言已專人發案下然其案逮今未至司理院亦無從照勘本軍相尋有兩奏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此案獨未下豈憲臺致疑於其間以上聞也此事本末甚詳當時憲臺但以其詞與所疑令本軍具析則其事渙然矣刑獄淹延亦憲臺之任其囚已於絞刑上定斷獨以殺人無證法當奏裁縱令別勘其情與其刑皆不能有所加張丈老成前輩近自鄉里過九江

時亦常侍尊俎未必有心相困近物色之乃今憲臺法司黃亮者乃此間人吏鄭守寤王守之時此人多不用事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之有隙或謂其人爲此以報私怨萬一出此所簽廳官與檢法官亦唯黃亮是聽而已張丈前輩某本欲作書又恐不暇省錄敢借一言之重以調護之幸甚鄉來張丈有公劄問人材某常以兩縣宰與教官爲對以沈爲宰某備員守臣莫不至甚有冤濫也張丈尊年諸事未可直致恐反致疑也幹官檢法者不知何等人品幸有以調護之恃契愛浼瀆伏幸恕察

與豐叔賈

某迂疎置之泉石間甚宜一行作吏強其所劣欲罷不能前者所聞荆門郡計不至窘束至此大異所聞蕞爾小壘頗歲迎送勢不能堪疆土雖稍廣濶然山童田蕪人踵希少戶口不能當江浙小縣始至妄意創築子城今幸向畢春間廨舍適有回祿之災不容不新之在官亭宇以數政皆不乂積壞幾不可支吾只得隨宜修葺不習於吏當此匱乏重以百役今歲漢江岷江皆無雨暴溢瀕水下地所傷甚多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從實與之蠲租常賦殆虧其半廩焉未

知所以善後倘有以督而振掖之是所望於長者唯無愛是幸

與鄧文範

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爲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有回祿之災大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爲一空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失骨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子與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第目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近以田間缺水登蒙泉山頂禱雨

靈應甚著三祝文薛漕處有之是間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立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商稅虧額之甚遂自料理頓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爲者始至即修煙火保伍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劫盜九人劫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爲煙火隊所捕敵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煙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薛漕必能言之凌遽遣此更須

續致

與致政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爲者非是矜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常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客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爲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臯陶曰朕言惠可底

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
又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畝澮距川又曰予創若時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
功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
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
子所爲不問其在人在己當爲而爲當言而言人言
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爲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
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猶無飾辭況父兄間乎唐虞
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徧己之間至其叔末德
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爲太甲
卒爲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
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爲中才之主以流言
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
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太
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
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
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
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
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

之罪况今人乎今同官皆盡心力相助人莫不有才
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之見理不明自爲蒙
蔽自爲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
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碍隔塞處多但增尤怨
非所以致和消異今時人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
之矣所以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嘆
哉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華臨賁侍坐陪吟日飽德義慰喜可知
至如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

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爲鑑廻溪爲佩冰玉明瑩雪霜
騰耀則噴玉新亭真蓬壺瀛洲已方士徒爾幻恠安
知真仙在此而不在彼也奇石悉已如教置之作者
屹立瀑間瀕池四輩聳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峰跬
步之間便使人應接不暇如聞玉泉亦蒙點化光價
十倍其初此邦何幸自此天下名勝皆有望於門下
矣

與似清

九月八日蒙泉守陸某書復明珠菴清長老禪師侍
者自從臨安一別直至如今談詠高風便同覲面去

年百八姪姪歸自南嶽得書又承惠藥足慰別懷道
人家信緣信脚到處爲家可也明珠菴幸有諸貴人
賢士相愛得住且住若是名山大刹更尚有緣頂笠
便行亦且無碍不須擬議不勞擘劃在在處處皆是
道場何處轉不得法輪何人續不得慧命事忙來人
索書草草奉此想蒙道照

與沈宰

回祿之災獨中居室此某不德之譴也慰唁動至益
重悚惻臧張二孽初欲以聞上而終治者以其有自
新之意姑從末減小示懲戒恐欲知之築室之役豫

蒙軫念尤佩厚意長林艱得竹木不免以累治下旋
令納去百緡煩令計費續當奉償郡中以子城之役
殊覺空竭更賴調護之方振翼而成就之是願是幸
承欲一來諸遲面既

二

荐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健羨健羨某鄉有復程帥惠
江西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
之說愚見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
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
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趣不同凡流故其

模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呂皆詩家所以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借義理以自勝此不能不與古異今若但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魏證爲尚書右丞或毀證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

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矍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際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醕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

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矣取進止

二

臣讀漢武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常竊嘆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

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 陛下羽翼未成
則臣恐 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 陛下此志不
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反出漢
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鯢校技
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 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
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
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常三戰三北
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刀之怨

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
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
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
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
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大
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生枉駕顧之此四
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
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
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
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 陛下誠能坐進此

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
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鷄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
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
所敢知也取止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
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
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
風俗正久弊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
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

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之者日至之
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
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
天下效驗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
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
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
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
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
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
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

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 陛下誦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予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

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 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 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 陛下之志

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 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荊門到任謝表

起之祠館畀以邊城來見吏民祇承光寵伏念臣才由拙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情所愜載僞是羞頃玷末科未更煩使荐塵薦剡遽忝周行初糾正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坐閱五年之久慚無一策之奇賜對祥曦誤蒙 聖獎嘖煩東省

反冒優恩仰麗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忭固願鞭其綿力以自效於昌時基王維州沮漳在境擁江帶漢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攻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規恢敢謂疲駑濫膺委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迪九德之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儲材以試用責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益勵素心庶幾尺寸上裨遠略附近涓塵臣無任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某僭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

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
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
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
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
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
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尚多
有之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善
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

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
四千疆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
至累政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某竊謂郡
無城郭使在內地尚且不可况其在邊平居形勢不
立扃鑰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
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
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
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
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趣冬土堅密
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

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
小壘綿薄仍歲送迎事力殫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
會計用甃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尚多目今見已包城
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以此計之猶當用緡
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
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支
銀五千兩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
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伏想鈞懷垂念邊
城不異牆屏思患豫防又有廟筭擇狂聽愚當不待
辭之畢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
本心而已凡今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
或者過於勢而徇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
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疆
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勤
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
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

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
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怵怩於其心至其同利
相挺同波相激視已所行爲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
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
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
泯吾爲懼矣黃鍾大呂施宣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
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
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
之大縣綿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

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蘓矣而公未始不足茲治
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
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
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
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
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
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
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
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
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

者敬其本也豈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
也是心之稂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
怠忽末蔓於馳騫深蒙密覆良苗爲之不殖實著者
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
其謹之某雖不敏它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
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廸功郎新隆興
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宜章縣學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蓋斯民之衷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

帝故曰天子內建朝廷由公卿至於百司庶府外部
邦邑由牧伯至於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
故周公以徽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民
常且曰外庶子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皆所以使
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譽漢董生曰今之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
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率吏
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

爲吏而不任其責乎今爲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國正朔所不加民俗各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况非夷狄未常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謂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之時去成周未遠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于今幾年矣觀民之罪視俗之惡顧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民是尤則斯人之爲吏可知也孟子曰饑者易爲食

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郴據嶺爲荆湖南徼宜章又郴之南徼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愿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淳愿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間盜孽屢起宜章以是負惡聲有自來矣淳熙十有二

年吳侯鑑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有論薦於是宜章闕宰顧吏之視仕宜章若蹈豺虎之區無敢往者帥府嗜吳侯之賢辟書東馳吳侯欣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爲學以雪惡聲大葺學宮補弟子員淳熙五年始建今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以獎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閒田以廩之士之廩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詁旨義辭章少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時鬪爭敘攘惰力侈費之習廓然爲變忠敬輯睦尊君親上

之風靄然爲興牒訴希闊岼嶽屢空旦晝爲求簿書期會之事僅費數刻吳侯策勲文史優于里居間則益發泉石之秘徜徉詠歌以致其適自謂茲土之樂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爲條教以曉其父兄興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踴躍回心異鄉惟恐居後曾不淹父而效見明著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易於此矣雖然周道之行群黎好德武夫之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操竦於喬木忠厚純積洽于庶類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如雍容康莊

而忘其夷優游厦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澤寢
竭綱弛倫斃獄訟滋而干戈起民墜塗炭由是霸圖
迭興異端並作徼其困極窘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
蹈邪蹊脫塗淖而棲爰舍喜幸之浮康莊厦屋平居
緩帶所無有也至於會載籍以自藩飾害義崇私不
知紀極則其爲荆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弗由豈得罪彼民哉吳侯其亦有憂於是
乎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
辨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爲辭章從事塲屋今所未免
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

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文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
佔畢覆用敝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
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伏軾說士蜂起兵
強國富是爲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
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誣之帝降之衷茅塞甚
矣自暴者既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
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唐
韓愈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
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

於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
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
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
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
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
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
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
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

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
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
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
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
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眊然恐無
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
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
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
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
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

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疎徃徃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

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蘓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

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勲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斬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撲屏伏憊校得志曾不爲悟公

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

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

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好惡用夫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而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

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建今餘四十年墮圯已甚過者咨嘆今恠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

繕學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嘆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經德堂記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四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

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皐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爲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譏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負蕢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嗤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

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繕廩而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逃之荊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爲腹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況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

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
文公實私賓義主利陵夷不抹橫流不隄天常民彞
所不可泯絕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蜮操而已舊章
先典格言至訓積存珠亡轉爲藻績邪釋繆解正漫
真渝又轉而給寇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
狷狂之士方不勝憤悶予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
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足爲且吾以聳觀聽然如
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而
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
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

贊之與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
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
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
能使予賜偃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拔積
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
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
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強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章
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爲口實者其果
真爲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摹寫其
短以靳病周孔躡籍詩禮其勢然也戰國嬴秦無足

復道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爲義帝發喪一事天
常民彛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
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
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
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
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
無邪慝矣雲錦吳生紹古而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
之堂余旣名而書之且爲其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
要人爵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

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而大官可
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辨而
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觀其壞而欲齊諸其未
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
寢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拚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偷
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
可復至以爲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

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
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絕
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
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
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
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
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證矣是
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爲
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
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爲蔽家藏其帙人

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
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
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
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
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
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
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
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
而陳君自視歔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
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

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湍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
曰申義遣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著如此
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
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
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武陵縣學記

彛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
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
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
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彛倫於是而斲

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
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
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
故鄉舉里選月書季攷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
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
所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
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
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
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
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

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
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爲
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
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
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
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
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欲
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义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
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
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

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
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
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
之爲者既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威遂爲武陵壯觀先
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趙
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
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
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
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臯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敦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嘗試爲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爲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爲天下用固無足恠雖然是又未可以汎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臨川簿廳壁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府不皆有亦視官府事力其人志向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論也臨川簿廳舊無壁記鄱陽張瀛季海蒞事既久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不復可攷余嘗至簿廳見其解宇乃京所置新令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哉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
忠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
金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金谿時諉余既諾之矣
余迫荆門之役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疾記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
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
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
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
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
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

識也贊余以文余視其貌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窶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絕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耻其旨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超鄉人槩龐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波蕩於派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

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質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

難知者二夫人之爭至于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
間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
去謂何之過不至于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
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
之士民哀其窮而爲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
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
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
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
當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况其民
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魯

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
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爲曲直多矣而語孟所
稱獨存於遺逸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愠色
况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
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迂墨令適用
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
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爲之也
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
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
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輒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於進取如此余謂此未足爲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爲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爲衰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爲彭君言也余與彭君同爲江西

人間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向背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爲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歆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於此而不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竒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於其歸書以贈之

送楊通老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徃徃以仁義道德爲說然而卒爲

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
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
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

贈吳叔有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爲庶類之最靈者汨其靈
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爲人子盡
子道爲人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
饑甘食渴甘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
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閑雅與和氣浹洽
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
耶至其考訂偏旁叅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
自謂少所賞識及觀其所得澹庵詩則蓋有識之者
又問其得官獲罪本末異哉其言之也余於是所感
益深俞君跋履南北歷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余所叩
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將東上余未有以留之
因書以贈

贈二趙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



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
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爲病祇以爲益不得其
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爲益祇以爲病二昆其謹所
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
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顧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
其職甚者至爲蠹害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
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里有
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

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懷本陸出是
役也過余余於是有所感因書以贈

二

隆冬盛寒冰霜嚴厲民之病涉威於撈掠上能擇吏
吏能陳力則徒杠輿梁可以觀政茲事之不論又矣
楊林溪者貴溪之要津他日溺焉者衆矣鄉之善士
以允懷勤誠使爲石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余
嘗因其所爲有所感矣今於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
哉

贈曾友文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牴牾乃獨業相人之術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疇昔之顛頓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詳矣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貴富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爲饑夫仲尼羈

旅絕糧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顏冉夭疾又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闢茸委瑣朋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祿耽寵惡直醜正尸肆讒慝莫知紀極又或壽老死簣立閤閱蒙爵謚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盍爲我言之

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喜吾觀汪君精神有不宜止於是者後日過我當與汪君究其說

贈陳晉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之所以大過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爲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爲福唐陳綰晉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

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群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爲善爲公心之正也爲惡爲私心之邪也爲善爲公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爲惡爲私則有乖爭陵犯之風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爭陵犯人所惡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疾之乃有肯出

心力捐貨財辛勤而爲之者此真爲善爲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乎將見和協輯睦之風興而乖爭陵犯之事息履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謨舉

清江湯謨舉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爲禮甚恭而挾地理之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久溫然慈祥不少異其初此來又以啓事見余多經史全句首尾詳整類從事場屋間者問之則曰舊亦應舉屢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之傳姑業之以爲生又出謝

中丞詩詩得謨舉素懷既別求余言因覈書以贈

贈陸唐卿

貴溪醺口陸堯臣唐卿今徙居望姑世其家醫學傳之二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脉也吾於小方脉雖嘗學之而不能精郭中有精於此者在浮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唯醫哉因其求言遂書以勉之

贈疎山益侍者

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復順入龍氏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

象山金龜卷三
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矣古義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翁曆官爲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余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余家四日之夕發余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遂抵踈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其業爲日久矣是亦

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余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余於是得所託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七夕月下象山翁書

贈劉季蒙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氏金先填于亢著雍沼灘月望東壁時雨新

霽西風增京閒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場稻花盈
疇菽粟粲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
宿上清信龍虎次于新興究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
潭清藍鷺翹鳬飛恍若圖畫疎松翠篠蒼苔茂草之
間石護呈黃金橙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
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行至其尋幽探竒更
泊互進迭爲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老者蒼顏皓髯
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
予亦不知夫小大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
子謙之標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

名字于左方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
日劉伯協戒余朝餐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
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興一行不期而會者
盈翠雲之堂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詠增於
吾家庸齋梭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目昔年嘗東
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於
龍虎之上游啓半山際潭風練飛雪水簾梳子諸瀑
今秋之秋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

王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王之奇可謂道在近而求之
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水泉既縮又值久
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
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在會長少爲
善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
子書名象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闔後生學子來從余游
者日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
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

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
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
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侍函丈乃始自覺皆若負
芒願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
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王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
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予我者固
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覺之
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
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格豈遽能盡免於瑕哉
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爲元瑜也故曰忠甫余

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踰月而後東還吾廬朱子又篋書旅于吾廬之傍以求講孟秋七月朔歸觀其親始書以遺之

二張名字說

番易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告賓字以清父其二曰樾卿字以宏父暑氣之清莫如槐字槐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澣予方有行役因以是祝云

格矯齋說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研磨攷索以求其至耳學者孰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知果至與否耳所當辨所當察者此也強哉矯古註以爲矯亦強貌甚當若以爲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和不流中立而不倚豈矯揉所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強哉矯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

名山全集卷二十一
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爲大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已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

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曰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曰押衙者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鄴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

曰丞鄴宅西面東坑徵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旱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望井水流出爲石坑謂之君坑實析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予爲跋予觀唐於今爲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髣髴則是帖之傳亦足爲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

甲辰春爲初獻
官書于祠下

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

臼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爲誠信侯杵臼爲忠智侯擢處厚將作監丞徽廟朝又封韓厥爲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州王朝倚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詔立行廟加謚四字嬰爲忠勇誠信侯杵臼爲通勇忠智侯厥爲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棘寺徙于元貞觀二十二年臣寮上言廟在委巷中湫隘卑陋郡歲遣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虔宜崇其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公升爲中祠於是嬰封爲強濟公杵臼爲英累公厥爲啓佑公徙廟于青

蓮寺側秩于祀典掌于太常歲差官行事作樂祠之
廟貌始嚴肅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
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
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
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鬼
豈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
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先王之澤竭此心放

失陷溺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
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
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爲唐虞成周之民不
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鄧君遠告予以有行予
敬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為卦上離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

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為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履優為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於積安

之後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水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易數

為張權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為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

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
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為九地四生金
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
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
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
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為五
二與三自為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
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為七三得五為八
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五為六四得五為九故
六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

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
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
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
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
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易之為書
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
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
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
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

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天為連叔
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偶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

此六子之象也兩偶一奇則四八八為震之象八四八為坎之象八八四為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為巽之象四八四為離之象四四八為兌之象四象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 為老陽 變三偶八 為老陰 變

兩偶八 一奇四 為少陽 變兩奇四

一偶八 為少陰 變一二三四五行生數六七

八九十五行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金五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嶽總為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脉皆有胃脉人無胃脉則死亦此理也故四

為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為四象即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為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九為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為三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三五

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為五故五為天中數二
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中為六故六為地
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
六之數天中數為十日地中數為十二辰五音六律
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
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
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為六十四七十二
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
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偶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
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
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
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
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
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
中與兩端則為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
為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
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為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
之則為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

其十五則為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莫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為十三與七為十二與八為十四與六為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中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為三才日月星為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為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

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為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為合蓋一與五為六故一六為合二與七為合蓋二與五為七故二七為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為小衍五十為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參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為四方天以氣運而為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為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後有四方中與

四方於是為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而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辨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况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

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偽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為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為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論語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遽免過不可以遽免賢如遽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

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況於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為父盡父道為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亡其道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

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道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為以至於全備物蔽欲汨推移之極則所謂不能盡亡者殆有時而亡矣弑父與君乃盡亡之時也民之於道係乎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已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為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臯陶謨之九德曰嚴祗敬六德則可以

有邦曰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責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卽德也一德之中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近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據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尚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據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第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

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為常人固不能盡為然亦有為之者聖人之所不為常人固不能皆不為然亦有不為者於其為聖人之所為與不為聖人之所不為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克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亡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進於仁而常違乎此而沒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習者也游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

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為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壹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

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強將詖淫邪遁於楊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是終始淺深之辨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

誠辭蔽而不解必深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所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遁而為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之闢楊墨但泛言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初不向楊墨上分孰為詖孰為淫孰為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却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

蔽篇便可見當於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皜皜潔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矣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杜撰者所可糊塗也

第5542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2

図書館

5



